



粉墨春秋

● 粉墨跳梁机关尽，春秋铁笔终无情。
● 桑田沧海何多变，高阳巨笔演古今。
●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上

台湾 ◎ 高阳 著

粉墨春秋（上）

高阳作品系列

粉墨春秋（下）

高阳作品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春秋 / 高阳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8

ISBN 7-5057-1479-1

I. 粉… II. 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416号

书名	粉墨春秋 (上、下)
作者	台湾 高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75 印张 600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79-1 / K · 123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8-0292

组稿
责任编辑

吴昌荣
胡大庆



● 粉墨跳梁机关尽，春秋铁笔终无情。
● 桑田沧海何多变，高阳巨笔演古今。
●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装帧设计

杨文煜



粉墨春秋

● 粉墨跳梁机关尽，春秋铁笔终无情。
● 桑田沧海何多变，高阳巨笔演古今。
●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上



粉墨春秋

● 粉墨跳梁机关尽，春秋铁笔终无情。
● 桑田沧海何多变，高阳巨笔演古今。
●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下

ISBN 7-5057-1479-1



9 787505 714793 >

ISBN 7-5057-1479-1/k·123
定价：42.00元

目 次

一、误中副车	(1)
二、迷途未远	(6)
三、殊途同归	(46)
四、组班邀角	(67)
五、优孟衣冠	(94)
六、时势英雄	(109)
七、壁垒分明	(128)
八、红粉金戈	(133)
九、自误平生	(155)
十、伦常惨剧	(166)
十一、醋海波澜	(177)
十二、冤冤相报	(195)
十三、为虎作伥	(210)
十四、玉垒浮云	(226)
十五、明珠失色	(241)
十六、命中注定	(266)
十七、名流星散	(276)
十八、同命鸳鸯	(291)
十九、瞒天过海	(296)
二十、金井梧桐	(311)
二十一、迴风小舞	(324)
二十二、亦敌亦友	(337)

二十三、“满洲”真相	(345)
二十四、客中惊艳	(386)
二十五、扶倾济危	(403)
二十六、春梦无痕	(414)
二十七、新知话旧	(437)
二十八、美机东来	(472)
二十九、大海冤魂	(485)
三十、力争上游	(498)
三十一、危机暗伏	(515)
三十二、另开新局	(531)
三十三、侠林恩怨	(543)
三十四、黑狱探秘	(560)
三十五、御倭妙着	(586)
三十六、大限将至	(604)
三十七、其言也哀	(622)
三十八、春申三老	(629)
三十九、燕京锄奸	(643)
四十、东京末日	(666)
四十一、祸溯从头	(681)
四十二、长沙浩劫	(690)
四十三、进退维谷	(703)
四十四、落花落叶	(715)
四十五、卿本佳人	(731)
四十六、全面求知	(753)
四十七、众叛亲离	(779)
四十八、曲终人散	(803)

1 误中副车

王鲁翹河内制裁汪精卫；曾仲鸣有意替死。

河内高朗街 27 号，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三层楼洋房。经过多日的观察，内部的结构，大致都明了了；扶梯在中间，每一层分隔成四个房间，底层前面是两个车房，后面当然是下人的卧室；二楼靠南两间似乎是客厅与饭厅，靠北两间的卧室，不关重要；重要人物都住在三楼。

已经可以确定，汪精卫夫妇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间，望远镜中显示，只有这一间是新置的家具，汪精卫用来作为卧室兼私人的客厅，在小圆桌旁的沙发上，不但常常出现汪精卫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鸣，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谷正鼎。

现任天水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谷正鼎，是蒋委员长的特使，衔命带着护照去劝汪精卫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卫的“和平运动”，远游欧洲。他之所以膺选此一任务，唯一的原因是他与他的胞兄谷正伦，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之于上年 12 月 18，由重庆出走，经昆明转赴河内，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汪系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与改组派的要角，无不表示反对。所以谷正鼎的河内之行，除了传达蒋介石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痛陈“团体”一致的规谏，可是，他的任务看来是失败了。

汪精卫发了许多牢骚，也颇有愤激之言；看样子并不觉得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所受痛苦，表示非常的

同情；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予中国信用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与中英信用借款谈判成功，抗战正显露转机之时，与敌谋和是伤害了国家。

不过，汪精卫虽是失败主义者，却并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动；到法国去闲住一些时候，等中国被日本打败，回来收拾残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权，不失为长策。无奈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以为然。

“汪精卫怕老婆是有名的，而这个老太婆对领袖又有极深的成见，我只谈一件事情就好了。”

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者之一的郑介民，谈到四年前的一段往事——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被刺受伤；蒋介石特地来慰问时，陈璧君居然会这样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弦外之音，非常清楚，蒋介石自然很不高兴，当场下令，限期十日破案。

“案子破了没有呢？”有人问。

“当然破了。”

但是案情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凶手叫孙凤鸣，以通讯社记者的资格，混入会场；当场被捕以后，不久伤重毙命。“他总有幕后人物吧？是谁？有人说是刘芦隐，是吗？”

“当时没有公布，总有不便公布的理由；反正陈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话是错了。”郑介民急转直下地说：“言归正传，情况已经充分了解。陈公博说过，汪精卫非陈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陈璧君亦不致败事。他由重庆出走，是陈璧君所全力主张；现在又反对汪精卫远游欧洲，这一来，汪精卫将为敌人利用，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我们打个电报回去请示。”

由重庆来的回电是，决定制裁。于是郑介民作了一个决定，

将制裁的日期定在3月21日的深夜,或者说是3月22日的凌晨;那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没有月亮。

然后是派定执行人员,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老何”,四川人,生得矮小瘦弱,毫不起眼,却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犯案被逮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时,每每半夜里人影杳然,及至到了天亮点名,又好好在“笼子”里,不承认有中宵失踪之事。看守觉得他无可理喻,索性替他加上手铐;谁知午夜查看,只见手铐不见人。于是彻底追问,才知道老何身怀绝技;问他半夜里脱走去干什么?他坦然承认,是到夫子庙状元境的小客栈里去找姑娘。原来他生具异禀,没有一夜不需要的。这样的奇材异能之士,戴笠跟郑介民自然不会放过。不过供养这么一个“宝贝”,也很麻烦,由重庆到香港,由香港到河内,他一路找女人,大家深怕事机不密,走漏了消息,一直在提心吊胆。如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过了3月21日,可以松口气了。

另一个是山东人,生得短小精悍;若论枪法,不愧齐鲁翘楚——他的名字就叫王鲁翘,本来是戴笠公馆中的警卫。有一天戴笠回家,只见客厅中杂乱无章;他是很讲究边幅的人,自然生气,回头向王鲁翘大声说道:“你看,脏得这个样子!把痰盂去倒倒。”

王鲁翘平静地答说:“我不是倒痰盂的人。”

“你去不去倒?”戴笠吼道:“不去倒就给我滚!”

王鲁翘一言不发,解下手枪,轻轻放在桌上,转身便走。最善于观人于微的戴笠,满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

“鲁翘!”他抢上两步,抓住王鲁翘的手臂,“我错了!你不是倒痰盂的人。”

从此,戴笠对他另眼相看。王鲁翘感于知遇,格外忠于职守,真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回调他来担当制裁的重

任,因为他的枪法奇准,还在其次;主要的是,现场工作人员中,只有他接近过汪精卫,听得出汪精卫的声音。

3月21午夜过后,以王鲁翹为首的行动小组要出发了,郑介民特为告诫:“只制裁汪精卫一个人。夫妇同房,误伤陈璧君是可以原谅的;此外不准多死一个人!”

接受了最后的指示,老何像一头猫似地消失在黑暗中。他从高朗街27号后面,翻墙入内,打开了前门,任务即告终。以下是王鲁翹等人的事了。

这时是凌晨二时,高朗街僻处市区之外,格外来得静谧。底层下房中的厨子一觉睡醒,枕上隐隐听来脚步声,推醒一名同事,悄悄出屋探视。这样的情况是预先已估计到的,应付的办法也是预先想好了的,开一枪将他们吓了回去,不要出来多事。

这一枪惊醒了住在二楼的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等他推门出来时,行动小组亦已上楼,如法炮制,斜着往地下开一枪,打中了陈国琦的小腿,吓得他赶紧退了回去。

于是王鲁翹直上三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翹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翹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翹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行动小组并未撤退;他们要观察反应,

印证结果。最先是听到二楼有人朝窗外大喊：“救命、救命！”

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从楼上下来打电话，声音是年轻女子，讲的是法语。他们知道，那是朱执信的女儿朱蕊，只听见她在报警，高朗街 27 号出了命案。证明大功已经告成，方始悄悄撤走。

谁知大功并未告成！误中副车，死了个曾仲鸣；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枪未死。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愷，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愷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翘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土待我，国土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期替汪而死？

2 迷途未远

高宗武的故事——黄溯初、徐寄庠、徐采丞、杜月笙的接力赛。

两个多月以后，汪精卫终于由上海飞到了东京。他们由河内回上海，是由日本派出一条“北光丸”船秘密护送的。不去欧洲而回到上海，表示汪精卫决定要“组府”了。汪系的人说，汪精卫本无此打算，只为“河内事件”所刺激，改变了初衷。

随同汪精卫一起飞日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员周隆庠，以及另一要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大家都被招待在东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别墅居住，连高宗武手下的科长董道宁都不例外，唯独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家。表面的理由是，高宗武有肺病。但是，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属，也没有可以免于不受肺病传染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分特殊的待遇，高宗武确很伤心。“和平运动”是他发起的，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而且据他的同学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透露，他还有生命的危险。

于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此人姓黄，名群，字初溯，后来改为溯初。他是浙江温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民国初年与梁启超、张君勱在一起，属于所谓“研究系”，近十几年来不甚得意，隐居在长崎的晓滨村。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且自留学至从政，一直受他的提携；如今身处危疑，唯一可以为他祛疑解惑、指点迷津的，便只有此人了。